

变故：稚夫诗歌的阅读活动

陈旭光 海上 楚子
孙基林 沙滩 陶春 等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世纪之光文丛

变故：稚夫诗歌的阅读活动

陈旭光 海上 楚子

孙基林 沙滩 陶春 等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纪之光文丛/卜一 主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

ISBN7—5059—4033—3

I·世… II·卜… III·作品集—中国—当代 IV·1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1238 号

书 名	变故：稚夫诗歌的阅读活动
作 者	陈旭光 海上 楚子 孙基林 沙滩 陶春 等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王 军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运河晚报社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2
印 数	1—1050 册
版 次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5059—4033—3/I·2610
总 定 价	218.00 元(本册定价：19.80 元)

代序一：

任洪渊

致 稚 夫

稚夫：

你好。迟到今天才回信，望谅。

你愿意和我诗文交往，我十分高兴。不过，在这么多家的《稚夫论》之后，我还能说点什么呢？这需要更富有个性地解读稚夫诗，以及诸家（几乎是百家了）的稚夫论。而这，是一个大的工程。请给我时间吧，来日方长。

我正在写《墨写的黄河》的下卷。几年来台湾罗门等也多次来函来电，约我为他们的诗选撰写序言，这份厚意让我感动。但是我无法停止进行中的写作，这你也知道，停下来就永远回不去了。何况我又是一个字一个字都很慢的人。再次请你谅解。

我的诗选已出版多年，只找到一本残旧的，第三次致歉。

希望有机会在京或者回川与你聚首畅谈。

春 祺

洪 渊

4月7日

附：稚夫致任洪渊

任洪渊先生：

您好。今天在《科学时报·今日生活》作编辑的朋友袁始人处，电话得知到您的邮编、地址及电话号码。我该向您信函问安了！

在我用了较长时间断断续续的读完您的《墨写的黄河：汉语文化诗学导论》之后，终于看到了中国新诗一个真正的命名者——尽管是在这个世纪的末页；同时，我还认为：这是一本能带往下一个100年的渊深而又严肃的汉语诗学著作——她的启迪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该书问世快两年了，不管是在诗歌领域内还是在之外，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这里，又一次暴露了中国诗坛的盲视与无知（必须说明的，在官方诗坛也好，还是在民间诗域也好，均如此）。叔本华的不为本民族和同时代人而写作，虽有言过，但是却提醒了一点，即一本大书要经过时间之严父的打量，让其潜伏与凸显。

在历经了相当长的时间“侧身走过同代的身边”后，“一个词改

变了自己”，“自世纪末开始”正面走来——谁敢说 21 世纪不是任洪渊的世纪？

很想能获得您的“诗选”，望能赐教。

稚夫

顿首

1999. 10. 26

在四川

任洪渊教授您好。

两个月前给您的信(99. 10. 26)就那样写了，搁着，夹在书中，而尊作《墨写的黄河》长期放在枕边，“名副其实”的与书共枕。信——一封未发出的信，便与此信一同寄出，失礼了……

等了几个月，于昨日才收到“评论集”的校样，复印一套寄上，向先生求序。

请您操刀，既对《中国诗歌阴谋》^①一书批评，说说话，更对我诗之僵尸进行无情的解剖，为我疗伤！

在翘盼中，等待您的序言！

预祝春节快乐

稚夫

忙极匆匆

2000 年 1 月 12 日深夜

鸡鸣头遍时

① 《中国诗歌阴谋》后因故改为《变故：稚夫诗歌的阅读活动》。

任洪渊先生：

您好。4月7日的复函收悉，同时寄赠的大作《女娲的语言》一并收到。您在集子残破的扉页上细心的粘覆与拼贴，并着意题签，这种诚意让我感动！你之诗学著作及诗歌文本——在漫长的拣阅中——灵动的字面（视感）要我飞想；幻化的意绪或高翔或深潜。

您的东西可以让我失眠，

谢谢您，馈赠的激情……

阅读，该是创造过程中的共谋？而对诗歌文本的审视与评判、合议，更犹如一枚刀片陷进了肉身，痛感与快感并置，由此，遂在诗歌内外驰骋。我不能不感谢中国的诗人——那些献身诗歌祭坛的诗评家和深埋民间的诗写者，响应对他们诗性灵魂的一次真诚约请，向《稚夫诗》动刀！

我曾在一年多之前给他人的一封信中写道：“最不能忽略的是，《稚夫诗》为批评提供了多种可能，其空间维度既可以鼓动鹰飞，也可以煽起麻雀的翅膀，甚至鸡也可以扑一扑。一个成熟的天才诗人的作品，本身就充满了各种张力以及歧义。肯定地说：作者死了，只留下孤零零的文本，一种自足而又充满意向性的客体。”

而我现在要说，《稚夫诗》已属我的过去，尽管对其批评或许还将继续，“她”的写作原则、方法和技术不可复写。我已行进在新的写作途上，“在晨曦初展时的大诗，绝唱 20000 行”，是一本书：《人·天·地·神——献给 21 世纪的祷辞》。要么花费我几年，要么伤残我一生。

这里，我还要讲的是，在上月辞别尘世的昌耀先生，同您一样，是我十分敬重的诗人。你们各自的特立独行，在共和国的诗歌史上堆垒了两座与众不同的高山：前者在诗歌作品上特出，后者在诗学上更甚。

大河奔涌，

高山仰止！

稚 夫

頓首

2000. 4. 27 急就

代序二：

陈旭光

“公共话语空间”的诞生

稚夫的诗显然已经成为了世纪之交平庸自足、急功近利而纷争不断的诗坛之外的一个特异性的存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我行我素、独立特行的“民间”写作（假如有那么一个虚幻的臆造出来而被人们各取所需的“中心”的话）的奇观。而围绕着他的诗歌，则已然形成了一个在当今普泛的文化贫乏和诗评易犯的“失证症”中殊为难能可贵的“公共话语空间”。

这是我对稚夫诗歌及围绕他的诗歌而生成的众多批评文章的基本评价和感言。

稚夫的诗歌是异常丰富斑斓（他有的诗歌甚至是文质彬彬、典雅而精致、古趣盎然）的，其中的诗思意向饱满纷呈，齐头并进，令人目不暇接而又感同身受、“心有戚戚”。这无疑正是引发诗歌界朋友们，纷纷加入这一多声部合唱（借用一个时髦的比喻——尤如网

民无法自抑地加入网上“聊天室”聊天)的先决条件。

稚夫诗歌给人以最深刻的警醒和最锐利的刺激与感受的无疑是那一部分用舒卷自如的口语写就而致力于毫不留情的审丑与批判的诗作。然而,在这些诗歌的表象之下,我以为稚夫的诗,是锐利沉痛的,在表面的直白无文、放荡不羁或嬉笑怒骂中实则蕴涵着大悲悯的人道情怀。因此从根本上说,我认为稚夫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人文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就如同他自己所追求的精神方向那样:“用灵魂与鲜血歌唱,视诗歌为一种安魂宗教和精神法典。”在正面现实的“审丑”中致力于批判、升华和超越的《卖淫女情歌》、《妓女口述》、《手淫》、《吧女》等诗歌自不必说,从他的《自我观察》一诗,更可窥见稚夫对诗歌写作的坚执勇气和悲怆的献祭的情怀:“……诗歌并非语像/恰恰是从身体上砍下来的一部分/恰恰是蘸着盐水和血水的一块肉/尽管,我每天翻开书本/犹如翻开精美的棺材/我握笔为杖/踉跄地向你走近……”这首不无“元诗歌”意味的诗歌无疑是稚夫写作姿态和心路历程的表白和剖示。同为写作者,不觉“心有戚戚焉”。

稚夫的诗,有着面对现实的坚忍的足够的勇气。这种勇气犹如鲁迅从他的学医经历中得到了观察的深刻、勇毅、坚忍和韧性的战斗精神,也许,稚夫也从他的法官生涯中获益非浅。他对蚊子的观察,其从容沉静、勇毅坚忍和近乎冷酷简直让人惊心动魄:“……我欣赏完你飞翔的游戏后/你在我腿上安心的筑巢/众人惧怕你/蜘蛛美丽的狩猎/但是,我不会劫掠/我不会报复/我在认真地欣赏你吃人的技巧/腿部的肉充沛/吃人的技巧简易……”这与当下诗歌屡见不鲜的对现实的回避的现象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稚夫的诗,有着敏锐而执著的感性的深入(这或许与他冬泳爱好者的身份有关?——正如许多论者所发现)与强大主体理性力量的高度、深度的化合。这使得他的诗歌不至于因为口语的难以真正驾驭而如很多口语诗歌那样流于轻浅、表相,也不至于因为从他

的自述和某些诗歌风格中发现他对金斯堡和波德莱尔等“他者”的推崇而丧失了自己。他的一些优秀之作，往往有着触及肉体而深入到灵魂的社会批判和自我反思意向，既有着强大坚厚的主体精神的充沛：“……在透视的尽头以裸体/站立成优美的‘1’字去焊接天与地/用形体图解‘顶天立地’的全部含蕴……”（《在兰州，好想冬泳》），又有着冷静、理智到不无“残酷”程度的心灵之自剖。

当年，在社会文化大转型的初萌中，第三代诗歌以其特有的敏锐和先知，在一片混乱无序而精力弥满的喧嚣与骚动中，致力于“把社会革命的可能性寄托在新的感性经验或语言秩序的重建中”，向大一统的、尾大不掉的、阻碍社会文化转型的旧主流意识形态发起冲锋，这就像李亚伟所形容的那样：“以男性及其坦然的眼光对现实生活进行大大咧咧最为直接地契入”。在这之中，“非非”、“他们”、“莽汉”等诗派曾独领风骚，以他们的姿态各异的毋庸置疑的先锋立场，涤荡诗坛。

而这些，今日都已风景不再。而且，当年先锋诗歌的种种努力似乎已被现今某些的“既得利益者”所不齿，根本无视先锋诗人为打破文化厚积与重负，揭露并解构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与欺骗性所悲壮地付出的沉重的代价。他们“坐享其成”却反而嘲笑当年先锋诗人的先锋姿态：“瞧！那个人。姿态多么不文雅，多么不‘费厄泼赖’！”很多亲历者则大有“悔其少作”之势，恨不得立马“改邪归正”，受招安进入“中心”去“替天行道”或借此终南捷径而“走向世界”。

于是，现今的诗坛，在小圈子的酬唱应和、小知识者的自足自矜、假中产阶级的庸懒琐屑、絮絮叨叨中，走向平庸的日常生活、自鸣得意的炫技耀智。稚夫对此恐怕是深有认识的，在向他的精神上的“父亲”——艾伦·金斯堡致意时曾直陈：“伪善的汉诗充分地暴露出了她的狭隘、贫困和苍白。”（《艾伦·金斯堡》）当然，唯有如此自觉之认知，方始有他之特行独立的姿态和寂寞中坚执的诗歌写

作。

遥想当年，笔者也曾少年意气，为“非非”、“他们”竭尽“鼓与呼”之能事。但到如今，当年的热情似乎渐已冷却，所谓的流派集团更是已作鸟兽散。这种情况应作一分为二的客观分析。就以集中代表了一种新的“市民意识形态”的“他们”诗派来说，当年“他们”式的庸懒、平和、顺世随俗因为社会文化转型的初期大统一主流意识形态的坚固和尾大不掉而有着不容置疑的“否定”性意义，称得上法国著名先锋派剧作家尤奈斯库所说的“先驱的现象”、“前风格”、“先知”、“代表一种变化的方向”，然而，他还说，“当一种表达形式被认识时，那它已经陈旧了。一件事情一旦说定，那它就已经结束，现实已经超过了它”。因此，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全面转型，市场经济成为杠杆，商品意识深入人心的今天，我们又未免会生出几分不满。在时代的加速度中，我们是否真的就一味随波逐流下去，特别是，当一种意识形态已经从非主流上升为一统天下的主流的时候。

就此而言，稚夫之存在对于当下诗坛的意义是独特的、难能可贵的，其独特而难免孤寂落寞的先锋姿态和决绝锐利的批判精神更是无可替代的。因为，“向上的路与向下的路是同一条”。若是没有了反叛传统、反抗媚俗而致力于现实批判的先锋意向，若是偌大的一个中国也没有一个诗人在追问诸如“上帝的阴部一旦腐烂该是怎样的风景？”这样的既是超验的又充溢着现实精神的问题，这个社会的生命活力也就庶几不存了。

面对稚夫诗歌的卓然不群的独立存在——一个如此丰富的文本世界，当然足以引发三十余万言的洋洋洒洒，或从各种角度解读阐释，或借稚夫之诗歌，而“浇己之块垒”——借题发挥以至于形成一个“公共话语空间”了。

关于“公共话语空间”，克鲁格在论述电影时为强调观众的能动主体作用而把电影比喻为一种“建筑工地”，在建筑工地上，不同

的话语交汇冲突，形成了巴尔特所说的“多重意义”。正是这种“无可避免的多重性”使得它能“以其丰富多样的结构和魅力，为观众提供参与的机会，成为彻底开放和民主的公众空间中的一种运作范型”。由于这种空间需要想象的介入和争辩，它成为基础广大的、志愿结合的汇集地。从而形成舆论性的公众话语。

无疑，稚夫的在数量上并不占有什么优势的诗歌（主要也就限于《稚夫、三原诗歌集》、《稚夫诗》两种诗集）在目前的诗坛上正奇迹般地起到了一种重建公共话语空间的独特意义。尤其是当我们被世纪末的诗坛纷争“乱花迷眼”而不及其余之时，其不可替代的意义就更为耐人寻味了。毫无疑问，对稚夫诗发言者之真诚，之热情，之感想万千（常有数万言的洋洋长文），更反证了当下诗坛某些缺失的客观存在。

笔者相信，这本颇为奇特的书，将成为世纪之交诗坛的一个奇观。而一个名字，稚夫——我称之为“一稚之夫”或“一介稚夫”也许会先声夺人地回荡于 21 世纪的诗坛。

当然，笔者更愿意把这视作对稚夫的一种真诚的期待和厚望。

目 录

代序一 任洪渊教授致稚夫先生的信	任洪渊(1)
代序二 “公共话语空间”的诞生	陈旭光(6)
回归在上帝的大本营	海 上(1)
愤怒的泥石流	燎 原(14)
观念	楚 子(15)
稚夫:诗坛密谋者	邓厚忠(137)
稚夫诗歌文本解读	邓厚忠(143)
信仰与斗争:对稚夫诗歌语言发生场所的探讨暨汉诗 诗歌精神价值取向的重新定位	陶 春(160)
从朗诵快感进入稚夫诗	梦亦非(193)
论中国恶之花	沙 滩(200)
口语背景下的平行阅读:稚夫—于坚 阿坚 伊沙 ...	胡 亮(354)
代跋 “天堂”与“地狱”的内在风景 ——与稚夫书	孙基林(363)
附录 寻找一个世纪的末页	海 上(367)

海 上

回归在上帝的大本营

后现代语境，是中国当代审美价值中最困扰意识的一种尴尬。诗歌精神衍生至今天已经是文化场域中的装璜；已经没有人再为诗歌精神去上上下下求索了……但对秉持理想并追问生命意义的先锋诗人而言，沉重的使命感已成为一种生存压力；这使他们带着整整一代怀疑精神与创造精神，带着生命的记忆、苦难的历史痕迹，进入了对宇宙大生命的仰望状态。

历史肯定会到达这一阶段。即：文化重建的生命回归时期。

当我用了相当一段日子，断断续续读完《稚夫诗》后；我突然觉得（发现？）这些年我们和人文关系松散了，自由的文化动力丧失已久；各种生存信息告诉我，生命日渐脆薄；我们的生存空间里，文化氧气越来越少，我们的灵性生命在喘息——生命的内在文化正在异化（变质）中！

《稚夫诗》，证实了我的生存绝望感。（在绝望中生活、写作已有好多年了）在回归于人的全幅生命途中；宗教式的虔诚从生命本质中带来文化的认知。

寓言般地。我读到有画外音的《回归》；你听画外音：在一个冬

天的夜晚(人生的寒冷之夜)我行走在地平线的脊背上回归。(多么准确的地理位置!)(每一脚肯定踏在中枢神经上。)

于是,诗人开始叙述了——人与大地、与死亡;人性的生命、空间;性的人、性的苦闷与困惑(为什么呢?)要阐述这一系列的回归问题,必须经历了“回归体验”才能触摸答案。在回归——亦是生命的整个历程中——超越人生的途中,人终归要感到生命处在“灵性、神性、自然性”的交汇中。

灵魂该安放何处?

人的全幅生命感悟在当代社会境况下已全部失去联络,它的全部文化内涵居然就这样被我们这个时代轻易地捣毁了,异化了。所以,我们都喘息在氧气不足的文化空间。生命的三维空间全没了,人活得象一张纸上的画。多么脆薄的生存体验。

看文本:

“毕竟沉浸在图画式的冰湖,飘飞的雪花是无数蹦跳的银鱼”(这是现实面前闪烁的理想——作者评语。)

“世界是一个偌大的冰湖,我们各自驻守在不能前行的木船上,人人都是撑篙的梢翁”(诗人眼中的世界竟然是冰湖!所以个体化诗写者的自由特性使话语权夺到自己手中;人生前退不得,但人人都是自己的上帝。)

“毕竟沉浸在梦幻和现实织成的巨幅帛锦上。有记忆的人们忘却了种种苦楚,……”(更大的苦楚就在现实世界中,于是“种种苦楚”已不足挂齿。)

“看啊!稚童垒起的雪堆渐渐肿胀,高高地托起无数心灵的遗痕,不停地增长,而且将所负的重载早已忘怀”(人类承受苦难的能力之大另有密宗,至少“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已得以求证。)

“毕竟鹅黄光筛漏窗棂。毕竟那碰盏响狗吠声还有老爹的骂娘还是亲切的”(人的生活场景对于衬起一片“人神共居”的远古氛围是诗的低调处理,“回归”途中就人类整个生命溯源史,宇宙母体的

磁场在冥冥之中庇护着生命的俗体。)

“毕竟那年的冬夜，你在故乡的山野随便伸长舌头，舔片片飘飞的雪花，轻吻冬天的礼物。或是伸出双手——多么象撒出童心之网，想网住飘飞的雪花，网住冬夜的梦，网住梦中的洁白、晶莹……”(诗性的完美！诗人的精神世界与现实的物质世界又一次融汇贯通，又一次达到亲证——与自然世界。)

“毕竟持枪矛的狩猎人，已收好陷害雪熊的网，你回归的路是平安的。既然如此，就随着丛林中已冰封的河流去吧，它的尽头就是生命之源”(这张“网”就非同前张“网”，这就是诗人眼中的恶的“网”。而良知告诉诗人，平安的回归之路只能以恶制恶。这也是后现代语境中的一大特色。我也猜到了“河流”尽头是生命之源，生命大循环的场景几乎就在眼前——唯有诗性才能到达的地方。)

我期待这首《回归》。它作为《稚夫诗》的开篇诗是高明的。

在悲剧时代，揭示生命的渴望、揭示人的悲喜根源、揭示现代人所处的异化的场景、揭示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里的种种困惑；我说，这正是后现代话语的版权；也证实了在当代几十年来的权力话语下的自由意志的永不泯灭，不仅如此，还夺得了发言权。即使是民间诗歌，也是一种自由意志中的自由的现代方式的表达。

稚夫的诗作坦坦荡荡，杜绝了许多诗人常常不经意泄流的酸性知识或酸性的技艺。这正是他的可以分辨的个体主色之一。他属于后现代语境中少数几个诗人中充满生命触角、生活色泽、生存观念的人，稚夫的诗学体系并不完美，所以扉页所言有些过头；但他的“独立”他的“借鉴”几乎是明显的。稚夫有稚夫的审美趣味和纯相形趣味；从这种趣味出发，他创作了《灵魂的树》、《等待》、《手淫》、《秋天，稚夫的绝唱》、《垃圾》等恣肆社会现象的诗。而诗学这一提纲似乎过大；许多构筑体系还待任何一个诗人在漫长的创作生涯中逐步完善(不仅是稚夫一诗人。)

既然我参与了吹捧一个诗人的行列，我想我的原则精神更能